

许开祯 著

女市长 之非常关系

官官相斗、官商连横、官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
官场女人与男人的那些非常关系

许开祯的小说一贯以纵横捭阖的叙述，大开大阖的人物命运赢得市场的亲睐和读者的认可。比如《人大代表》，比如《黑手》。《女市长之非常关系》一改以往的叙事风格，由外转内，更贴近人物内心人性本身，于细微处展示社会万象，大生百态。以新的视觉和叙事手法，开创了官场小说的新图景。

作家出版社

女市长
之
非常关系

许开祯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女市长之非常关系/许开祯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09. 11 (2010. 3 重印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27 - 0

I. ①女… II. ①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96742 号

女市长之非常关系

作 者: 许开祯

责任编辑: 王婷婷

装帧设计: 回归线设计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zuoja.net.cn>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260 千

印张: 19

印数: 21001 - 27000

版次: 2010 年 1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0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127 - 0

定价: 25.00 元
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谁来触摸官员的心灵（代序）

说实话，世上最难的事，莫过于触摸官员的心灵。世上最不可能的事，也是触摸官员的心灵。官员是天底下最最复杂的人，也是最简单的人。说他复杂，是因为这个社会本身就复杂，处在领导阶层的官员，一直是社会触目的焦点，百姓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，又将所有的不满发泄在他们身上。这就必然地要求他们具有多重性格。在正式场合，在镜头下，官员永远是严肃的，他们的脸上千篇一律地写着庄重，他们的身上总是充满正义。而关起门来，在自己的办公室，或者家里，官员又极想把自己还原成一个普通人。但某种文化在自己身上浸淫久了，自然而然地，就会留下烙印。官员更是如此，当他们在一种游戏规则下活动久了，他们就再也回不到自然状态，无论何种场合，本能地，都会流露出只有官员才有的那种气息。我们把它称之为官气，或者官派。官派本身就是一种可怕的东西，它让一个人失掉了本我，而虚幻或者放大成另一种“非我”。这个“非我”既成为一种距离，让他跟庶民百姓有了鲜明的对照，又成为一种伪装，让他跟本真的自我发生脱节。这是官员外貌上的复杂。内心里，官员要遵从的东西太多，要屈服的东西也太多，这就让他们的心理在强大的重压下发生变形，扭曲或是变异。压抑和克制是所有官员必有的一种心态，伪装或藏头藏尾更是官员普遍具有的一种常态。抑制自我，归于大流，这是官员无可奈何而又心甘情愿的选择，不这样选择，你就很难在那个圈子里生存下来。说官员简单，理由只有一个，官员也

是人，有着人的七情六欲，有着人的喜怒哀乐，他跟我们每个人一样，也渴望渲泻，渴望张扬。

我向来反对文学作品特别是所谓的官场小说把官员妖魔化，或者无原则地丑化。而且我承认，中国的大批精英，就活跃在各级大大小小的官场里，是他们帮我们治理着这个国家，也治理着这个社会。社会不可能无官，就跟不可能无民一样简单，官是相对于民存在的，官更是国家这个庞大机器的必需。正因为有了一大批精英式的官员，有了他们辛勤的努力，我们的社会才能按法制和文明的轨道，一步步地前进，我们的国家，才能在各种危难面前，一次次地挺胸阔步，昂首向前。这个意义上，官场小说中越来越多阴暗面的出现，越来越灰甚至见暗的描写，是有失偏颇的。它给读者一个误区，好像官场小说就是揭黑小说，就是鞭笞。

我在这些年的创作中，一直有一个愿望，就是想抛开世俗的官场写实，愤青式的激扬或批判，想以温暖的方式，进入到某个官员的心灵深处，跟他做一次彻夜的长谈。文学作品在关注这个时代的同时，更应该关注这个时代的人，关注他们的心灵，这是文学作品永远的主题。官员做为人类中特殊的一群，他们有着怎样的喜怒哀乐，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隐秘，或者他们的痛来自何处？除了对权力的迷恋与追逐外，他们内心还渴求着什么？他们是否也像我们一样，还存在着迷茫、伤感或是颓废，等等。当苏晓敏这位女市长第一次出现在我脑子里时，我是把她当作一个普通女人来想象的，她有女人的苦与乐，她有女人的欲与求。作为女人的欲求满足之后，她才是社会意义上的市长。苏晓敏漂亮，泼辣，我们的身边不乏这样漂亮而且能干的女人，但她绝不是形而上的女强人，她普通，心中既有理想又有目标，她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，渴望爱，也渴望被爱。当做教授的丈夫渐渐跟她远离风花雪月时，她也有痛苦，女人的痛苦。当她遇到自己心仪的男人罗维平时，忍不住也会怦然动情，并渴望能来一场风花雪月，以弥补感情上的缺憾。作为女人，这些都无可厚非，而且让她显得更可爱，更可亲。但是苏晓敏是市长，是符号化的社会人物。于是她的麻烦就有了，她跟丈夫感情发生危机，但她不能表现出危机，必须装作

2 | 女市长之非常关系

家庭很完美的样子。她对罗维平有情，却又不能表现得有情，因为她是市长。红杏出墙本来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文学故事，但这个故事要是发生在女市长身上，那就一点也不可爱，甚至有几分危险。于是她就得压抑，就得拼命克制。糟糕的是，给她带来朦朦胧胧情感的罗维平，也是官场中人，而且官比她大，是省政府领导，麻烦因此就更大。恰恰罗维平对潜规则的遵从或是屈服，又胜于她，这场感情戏注定就不可能发展下去。小说的遗憾便也有了，我不能放开手脚让他们爱下去，更不能让他们不顾一切地撞出爱情火花，甚至开花结果。或者按苏晓敏暗想的那样，出一次轨。不能。没有别的缘由，只是因为他们两人都是官员。

困境便因此而生。有太多的官场小说，只要一写到官员，特别是那些反面角色，都在极力渲染着他们情感上的放纵，似乎他们见不得女人，一遇到漂亮女人，就想占为己有，就想利用手中的权力，将她牢牢地俘获在自己手中。这同样是一种偏颇，而且偏颇得有些厉害。色欲也好，贪欲也好，都是人的本欲之一，它像恶魔一样存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，能扼制住它的，除了我们个人的修炼，还有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约束。我们身上潜伏的这些恶魔所以不能张牙舞爪地活跃，不是我们修炼的好，也不是我们道德水准有多高，事实上，是我们缺少让它活跃的机会。官员和企业家却有了这个机会，于是恶魔活跃的可能性就远远大于我们。但这并不是说，官员就全是某些小说中描写的那样，见不得女人。事实上，那些步入政治舞台的官员，在这点上极为敏感的，也极为谨慎。尽管曝出的腐败官员中，十个有九，都养着情人，包着小蜜，但我想这跟他们的官员这个社会身份无关，或者关联意义不是太大。说到底还是人的本性在作怪，是人的原罪在起作用，官员身份只是给了他们方便，给了他们更多的可能性。但你如果非要把官员描写成十恶不赦的色魔，那就是你的道德有问题了。中国人有个不好的习惯，仇富，发展到现在，国人又多了样东西，仇官。无论仇富还是仇官，都是不健康的，作家尤其如此。

说到这本书上，我是想极力写出一个好女人，好女人的评判标准在我心里，落实到纸上，她就成了苏晓敏。她在家里尽职尽责，对婆

婆孝顺，对丈夫尊重，对小叔子和小婶子，也有着大姐姐一般的亲昵。而且她还能撑得住一个家，是婆婆心中的顶梁柱。尽管骂起仗来，十分的凶，甚至敢先下手为强动手打瞿书杨，但我还是十分喜欢她的个性，甚至喜欢她跟丈夫吵架时的那种“本市长”长“本市长”短的腔调。女人的可爱不只是温顺或乖巧，有时候女人适当淘一下，还能多几分颜色。单从对角色的喜欢而言，我是不想让苏晓敏当这个市长的，我宁愿她是一个普通女人，爱敢爱，恨敢恨。爱也惊心动魄，恨也惊心动魄。所以让她担任这个市长，就是想透过她，看到官员身上的二难境地，多难境地。

老百姓的眼中，官员是威风八面的，似乎无所不能，无所不为。其实恰恰相反，身为官员，身上的约束太多，有明的，有暗的，还有不明不暗的。心灵上的禁忌也太多，有必须遵守的，也有逼迫遵从的，还有别人强加于他心灵上的。潜规则也好，显规则也好，总是有规则约束或束缚着他们。潜文化也罢，显文化也罢，总是有文化浸淫着他们的心。表面的风光掩盖不了他们内心的孤独。官场无朋友，这是我一个官员朋友发自肺腑的真言。官场无利器，这又是我另一个官场朋友说的伤感话，投向你的，永远是含笑的软器，却有着惊人的杀伤力。如果你跟官员接触久了，就发现他们脸上永无开心的笑，他们的话永远不会从心里说出来，他们总是端着一个架子，不是他们不想放，而是他们放不下，也不能放。我有个秘书朋友，跟了领导差不多十年，他说，领导对他从来没说过一句完整话，每次都是说半句，或更少，剩下的，要靠他揣摩。这多可怕啊，想想我都毛骨悚然。可是官员们要在这样的环境里打拼一辈子，他们的心里如果没痛苦，没悲哀，那绝对是假话。

剥去官员表层的光环，深入到内心深处，去抚摸，去感知，去理解，这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初衷。写作的过程中，我一次次为苏晓敏鸣不平，她忍受的不公或不平实在是太多了，她所处的境地实在是太难了，她要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，她要平衡各种各样的关系，她要跟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，重要的是，这些人都手握重权，有些，甚至左右着她的前程。她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左突右冲，最后却又不得不

现实妥协。她在权力的刀锋中左避右躲，最后还是未能逃开暗箭的追杀。况且她还要忍受丈夫跟别的女人的谣言，尽管只是谣言，但对女人而言，这种谣言跟真实有一样的杀伤力。她一面受着伤害，一面又为丈夫制造着伤害，到头来，惊讶地发现，她寄情的地方，居然是一片空茫。那个打动过她心的男人，给她的伤害远比丈夫深重，而这一切，都因为他们是官。

男人在权力场，往往都是精疲力竭，身心具瘁，何况女人！

苏晓敏最终是妥协了，她找不到别的出路，我也找不到，但我相信，妥协不会是这个时代的主题。我期待着更多的苏晓敏们，能在未来的政治场中，一身轻装上阵，能很透明地微笑，很阳光地生活。当然，也能很阳光地使用手中的权力。这不是空想，也绝不是乌托邦。不管是作家也好，读者也好，我们要有这个信心，否则，我们的心灵就会多蒙上一层阴影。

2009-9-22 于甘肃凉州

我们总是处在乱麻一样的关系中，同事也好，朋友也罢，这两个字总是那么难以处理，就算是夫妻，或者亲人，也会时不时跳将出来，给我们姜汤一样的生活调点辣椒。我们得做好准备，得用一生的精力去对付它，就跟我们企图用一生的搏斗来战胜自己一样。

——题记

目 录

引 子 / 1

第一章 浪漫 / 7

第二章 疼痛 / 42

第三章 矛盾 / 75

第四章 变故 / 109

第五章 难题 / 147

第六章 陷阱 / 177

第七章 冲突 / 208

第八章 挑战 / 241

第九章 妥协 / 279

引 子

在苏晓敏看来，世上最难处的既不是男女关系，更不是夫妻关系，情人虽然麻烦一点，但还不至于让人束手无策。当然，苏晓敏目前还没有情人，她跟省政府秘书长罗维平只能算是知己，跟社会上流行的那种情人相差甚远。人家那是要上床的，要大把大把拿钱维护，他们不，他们是君子之交，虽然不能说淡如水，但也绝没浓得化不开。这种关系在目前已很罕见了，但上帝让他们有幸遇到了对方，苏晓敏为此激动。人到中年，如果只把自己囚禁在婚姻里，囚禁在那个俗而又俗的社会圈子里，那是很苍凉很可怕的，苏晓敏不喜欢活在套子里，她想活得鲜活一些，活得稍稍那么越轨一点。

这越轨就是指她跟罗维平的关系。当然，这层关系目前并不困扰她，至于说后来发生变故，那是另一码事。

苏晓敏认为最难处理的，是跟同僚之间的关系。

苏晓敏21岁参加工作，到现在已二十多个年头了。因为工作单位换得勤，跟她做过同事的，少说也有三四百人。细想起来，这三四百人中，至少有一半没把关系处理好，不，远不止一半，三分之二还要多。这就让她很懊恼，怎么会这样呢，苏晓敏常常会问出这样的问题。有些问题有答案，有些问题却永远没有答案。苏晓敏便带着这样的心结一路走来，她自认为是一个开朗温和能宽容一切的女人，没有强势女人那种咄咄逼人味，也不像怨妇一样整天怨声载道。她虽然人在官场，身上却很少有官味，当然，这只是她的自我评价，到底准不

准确，还有待证明。就连新荷也不承认这一点呢，说她是矫情，明明一身官味嘛，打老远就能闻出来，你还不承认？这是妯娌俩之间的私房话，有戏谑的成分，不足为凭。不过，苏晓敏的确是处理不好同事特别是班子内部各位同仁之间的关系的，从她26岁被提拔为副科长，将近二十年为官生涯中，困扰她最多的，就是这层关系。有次她跟罗维平说：“为什么同样的关系，到了你们手里，就跟玩魔方一样简单有趣，到了我这里，就像是乱麻缠在了鸡腿上，怎么也理不顺？”罗维平只送给她两个字：平衡。罗维平说一切关系都在平衡中，一切奥妙也在平衡中。为官的全部哲学，其实都在平衡或反平衡里面。

对平衡，苏晓敏多少还有一些感悟，也尝试着用过一些手段。但对反平衡，她真是理解不了。

罗维平笑她愚木。“你呀……”每每苏晓敏为此问题困惑，罗维平总会叹上这么一声，然后笑眯眯盯住她，盯得她浑身发麻，盯得她胸闷气短，很不自在。

他那目光，有毒呢。

“其实没有哪样关系不棘手，包括夫妻，你是把同僚关系看得太重要了，我告诉你一个秘诀，有人拦住你的时候，要么一脚踢开，多用点力，踢得让他还不了手。要么，就绕道而行。”罗维平笑着给她传授经验。罗维平总是有很多经验，要不然，省政府秘书长这个位子是轮不上他的。

不过绕道而行四个字，苏晓敏还是记住了。其实绕道而行跟宽容是一个意思，在处理剑拔弩张的关系时很有用。苏晓敏是女人，她更喜欢用女人的方式来处理一些看似复杂的人际关系，尽管有时收效甚微，可她还是乐意这么做。火药味太浓的事她做不出，刀光剑影她也尝试过，但杀伤力太强。对一个想在官场上走得远一些的人来说，最好还是不要这样，因为杀伤别人的同时，你自己也会受伤。

女人不比男人，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承担受伤的，女人最好的办法，就是用温情化解一切。

可惜，温情并不是对谁都管用，让步有时很危险，比如说现在，苏晓敏就遇到了这种困境。她与东江新班子之间，准确说是跟常务副

市长陈志安之间，就出现了新的尴尬。

尴尬会滋生出烦恼，还是大烦恼。

按常理，苏晓敏是没有必要为这事烦恼的，她是东江市人民政府代市长，是陈志安的顶头上司，从组织原则讲，陈志安应该服从她。按官场约定俗成的那套规则，陈志安更应该讨好她，应该时时刻刻迎合她。可惜事实不是这样。苏晓敏到东江上任已经两个月了，两个月的事实证明，陈志安是一根刺，这根刺冷不丁地，就要扎向她。有时候这根刺也会变成一只羚羊角，从某个角度突然地冲她攻击过来。

苏晓敏已经受过陈志安两次攻击了。一次是为了办公室，当时苏晓敏初来乍到，对东江市的情况还不是太熟悉，准确说是两眼抹黑。政府办公大楼空着很多间办公室，秘书长唐天忆问她要哪间，苏晓敏说随便吧。唐天忆说这事随便不得，眼下前市长杨天亮的办公室空着，没人愿意搬进去，原打算要分给常务副市长陈志安，可陈志安早就放出话来，宁可在他原来那间小办公室办公，也不会搬进杨天亮那间。

“为什么？”苏晓敏顺口问了唐天忆一句。

“不吉利啊，天亮同志出事后，很多同志都说那间办公室风水不好，甭说是副市长，就是给下面的处长们用，他们都嫌霉气。”

“扯淡。”苏晓敏很随意地就否定了这些人的看法，紧接着她说：“既然大家都看不上，收拾一下，我搬进去。”

唐天忆当然不同意，唐天忆怎么能同意呢，他是东江调整班子后新提拔起来的秘书长，是苏晓敏这一届政府的大管家，他首先要考虑的，就是苏晓敏的安全。这安全有两层意思，一是人身安全，不能让苏晓敏在身体健康上出问题。前市长杨天亮出事后，不知从哪里传出小道消息，说有位风水先生特意来到杨天亮办公室，看后直摇头，说西边那扇窗开在了心脏位置，开成了死窗，杨天亮一定会有心绞痛或心肌缺血的毛病。结果，杨天亮受审期间，纪检部门的同志就接到了类似报告，杨天亮每隔两天就发作一次，弄得审查工作时断时续，本来半年能结的案，就因了杨天亮两天去一次医院，耽搁了，整个案件审查了一年零四个月。另一层意思，就是政治安全。如今官员的政治

安全似乎比生命安全还重要，你可以身体不健康，但绝不能在政治上不健康，更不能在“政治”上弄出病来，特别是经历了“陈杨”大案后，东江上下变得都很敏感，也很脆弱。唐天忆可以不为苏晓敏的身体着想，但绝不能不为苏晓敏的政治前途着想，所以他说：“万万不行的，宁可让这间办公室闲着，也不能让你冒这个险。”

“这算什么话，装修如此豪华的办公室，你让它闲着？”苏晓敏质问了一句唐天忆，又觉这种质问毫无意义，便道：“就这么定了，你派几个人，把天亮同志的东西搬走，另外，那把太师椅也搬走，换把简单的椅子。”

唐天忆不好再坚持，他知道苏晓敏如此做，有率先垂范以身作则的意思，于是顺理成章，调整办公室时，就将前任常务副市长用过的办公室调换给了陈志安。

这下闯大祸了。

就在分配方案公布的第二天，副市长陈志安闯进了唐天忆的办公室，劈头就问：“什么意思，你们还嫌折腾的不够是不是？”唐天忆起初听得莫名其妙，调配办公室是市长办公会上定了的，陈志安当时也点了头，同意让秘书处拿意见，怎么这阵他又说是折腾了呢？

“陈市长，这只是初步方案，如果不满意，还可以调换的。”唐天忆赶忙笑着说。

“调换，你以为这是小学生换座位啊？我再三说过，我要到九楼去，你们为啥非要把我安排到七楼？”

“这……”唐天忆不好回答了，不是他们非要把陈副市长安排到七楼，而是前任常务副市长就在七楼办公。

事情最终闹到了苏晓敏这里，苏晓敏听完唐天忆的汇报，思考了一会儿，道：“就按志安同志说的办，让他到九楼。”

按说这样变通后，陈志安就不应该再闹什么意见，但是紧跟着，新的矛盾就又出来了。市长办公会明确规定，这次办公室调整后，一律不再重新装修，因为政府这幢楼是三年前花三千八百万装修过的，无论设施还是装修档次，都是一流的，没必要再花冤枉钱。哪知调整方案刚一出，陈志安就叫来一家工程队，在九楼那间办公室比比画

画，商讨起装修方案来。唐天忆觉得这事有点不合原则，第一时间汇报到了苏晓敏这里，苏晓敏听完，口气也不那么友好了：“你转告陈副市长，办公室不装修，这是会议定的。如果他觉得自己可以越过会议独立行事，那就让他装，不过费用由他自己出！”

唐天忆拐弯抹角把这层意思转达给了陈志安，陈志安听后什么话也没有说，悄悄打发了那家工程队。不过第二次召开市长办公会时，陈志安拿出一份报告，说要申请换把椅子，请会议讨论通过。

苏晓敏哭笑不得，她知道这是冲她来的，你不是不让花政府一分钱么，不让再奢侈浪费吗，那你怎么换椅子？那次会上她给陈志安那份报告签了字，同意他换把椅子，但第二天，她就让唐天忆把自己新换的椅子退了，原又搬回前市长杨天亮坐过的那把太师椅。

这种事按理说不应该发生在市政府高层领导间，但它确实发生了。它给苏晓敏一个警告，常务副市长陈志安不欢迎她。

第二次冲突发生在秘书身上，由于东江市政府的特殊情况，原来杨天亮在任时的秘书一半因“陈杨”大案受了牵连，不是受了纪律处分就是因触犯刑律而去了该去的地方，剩下的几位，也因种种原因不便留在秘书处，秘书处等于是重新组阁一番。苏晓敏挑了一位新来的女秘书，陈志安这边派的是从市委政研室调过来的一位秘书，大学生，小伙子在政研室口碑不错，工作也很勤奋。哪知到陈志安身边刚两天，就被陈志安退回来了。陈志安的理由是，政研室出来的人都存在一个毛病，眼高手底，论理论水平行，论实际工作经验，太差了。这次唐天忆没请示苏晓敏，而是把副市长赵士杰的秘书调换给了陈志安。陈志安像是成心找事一样，第二天又把人家打发回来了。唐天忆感觉不对劲，跑去请示苏晓敏，苏晓敏说：“让他自己挑，他挑上谁，给他调谁。”

这样的让步在苏晓敏的从政历史上从来没有过，苏晓敏从政二十余年，当一把手也有近十年历史，还从没在这种带有挑衅性的行为面前让过步。考虑到东江局势的复杂性，还有自己初来乍到，一切都在磨合中，便也狠着心让了步。原想陈志安会见好就收，哪知他得寸进尺，竟提出一个无法让人接受的要求，他要把“陈杨”期间那位弃他

而去的秘书调回来，继续给他做秘书！

“这不是明显带着报复嘛，再说了，那位秘书离开他后，就到基层担任领导职务了，现在是安平区农委副主任，怎么可能再回来给他当秘书？”唐天忆愤愤不平道。

“变态！”苏晓敏只说了两个字，就因过于激动而说不下去了。

秘书事件最终还是苏晓敏这边妥协了，陈志安虽然没有把那位副主任调来，但他还是越过原则，从老家那边县上调来一位秘书，据苏晓敏后来听到的消息，这位秘书其实是陈志安一位远方亲戚，陈志安借此机会，等于是给亲戚办了件大事。

从县上到市上，如果按正常手续走，那要费多大力气啊。

两件事综合到一起，苏晓敏就觉得，她在东江的麻烦不只是“陈杨”撂下的烂摊子，也不是她跟市委那边的配合，关键还在，她这个副职！

让副职连将两军，而且两次她都选择了妥协让步，无形中，就让她在东江的影响力削弱不少。果然不久，东江政界就传出一句话来，说新来的女市长是个绣花枕头，中看不中用，根本不是陈志安对手。

对手两个字，狠狠地刺激了苏晓敏。本来她到东江，是当火车头来的，省委省府对她期望很高，希望她能带好这个头，把班子成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，带领全市人民，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。哪知她这个头还没做好准备，就让陈志安狠狠撞了两下。

撞两下就撞两下吧，苏晓敏这次来东江，是作了充分准备的。她相信陈志安为她准备的，绝不是这两拳。

一个人如果成心要跟你过不去，随时随地都会给你制造麻烦。只是苏晓敏不明白，陈志安为什么要这样对她，她跟陈志安之间，以前并无什么瓜葛啊——

第一章 浪漫

1

时间又到了下午四点，每天这个时间，苏晓敏都会收到一条短信。

这是她跟罗维平之间的秘密，无论有多忙，罗维平总会抽出空，给她发来一声问候，要么是“今天开心吗”？要么就是“工作还顺利吧”？

短短几个字，看得苏晓敏面红心跳，心里止不住要发热。她会捧着手机，痴痴地看上那么一阵，直到心情再次平静了，才回复给他。她的回复也很简单，要么平静如水地写上三个字：“我很好。”要么，就坏坏地挑逗他一下：“我有点想你了。”

收到第一条短信，罗维平一般不会再回复，这一天就这么平静地过去了。如果是第二条，就不一样了，罗维平马上会跟过来一条：“别乱想，乱想会出事的。”

这时候苏晓敏的心就乱了，哪怕手上有再紧的工作，她也会停下来。罗维平的影子会渐渐明亮，有棱有角的脸，忧郁而充满着某种气质的眼神，微微鬈曲的头发，还有那宽厚结实的胸膛……哦，胸膛，苏晓敏会甜蜜地闭上眼睛，陶醉上那么一会儿，而后，狠狠一摔头，想奋力地将他驱赶出去。

罗维平是江东省政府秘书长，在省里，应该算是高级领导了。对一个高级领导想入非非，按理不该是苏晓敏做的梦，但有些梦一旦种植到心里，你就无法驱开，苏晓敏为此苦恼。